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至
三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松雲

謄錄監生臣松承羣

謄錄貢生臣王 輅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六月己酉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與東京留守
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齋明殿轉而東入左銀
臺門屏去從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
虛殿乃徽宗奉老子之所殿後有景命殿復出至福寧殿即
至尊寢所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

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屏畫墨竹蘆鴈之屬然無全本矣他殿畫皆類此自福寧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在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劉豫嘗對偽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元是寶繪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即今太母之舊閣過小門曰錦莊無文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微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為山分左右斜廊為複道平

臺臺上過玉華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尚書內省
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瑤津亭亭在
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不復有民
舍自保康門至太學道才數家太學廊廡皆敗屋中惟敦
化堂榜尚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惟國子監以
養士畧如學舍都亭驛棟牌猶是偽齊年號瓊林苑敵嘗
以為營至今作小城圍之金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

辛亥西京留守孟庾辭行命坐賜茶 陝西宣諭使周聿
乞以赦書所免苗稅分為十年均減朝論以已行難追改
乃命樓炤相度陝西合用錢闕子茶鹽利害及見收酒稅
錢措置贍軍仍選可為漕臣者以聞時新疆皆復三年租
州縣無所入故聿請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已復
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州縣所有知通已下官屬今
後欲望朝廷差注奏可仍賜詔獎諭 武經大夫濰州團
練使知亳州王彥先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乙卯上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鑒矣檜曰此非陛下博覽古今灼見利害之實孰敢輕議聖諭所及足為後世法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為司農少卿

丙辰帶御器械鄭藻為隴州防禦使用祔廟推恩也先是上因邢孝揚除命諭大臣曰朕忽思顯肅皇后家未曾推恩今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三省檢會顯肅訃聞日已推恩上曰今與藻落階官足矣故保義郎盛修已特贈

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令宿州封表其墓以樓炤言修已

建炎間死節也

事見建炎三年十月

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庭實

言將仕郎趙沂性剛直曉吏事登封縣令雙度為縣豈弟

穎昌府進士范墀風度夷粹論事慷慨流離顛沛志不忘

君欲望量才任使詔西京留守司津遣赴行在墀鎮元孫

也沂新調鄭縣簿度以白身攝令故庭實薦之是日簽

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軍先謁昭厚二陵及會聖宮昭

陵因平岡種栢成道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橘四面闕角所

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駝象之類皆在神臺三層高二丈
俱植栢最下約廣十五丈為水道者五大門外石人對立
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
規模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
改而室屋皆為偽守竇玠所毀宮墻內草深不見遺址舊
分水南水北今水北有二千戶水南墟矣

丁巳新除寶文閣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仇愈先次落
職令聽旨愈上疏辭行有曰孤危之迹恐無還期儻使

得罪於臨時莫若自明於先事既奪職愈又固辭上曰
愈為侍從乃避事辭難遂責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

居住

愈責官在
是月癸酉

戊午詔新復州軍同知州並改為通判用金人所命承

奉郎同知順州陳楚請也

楚申明狀云天眷元年十二
月十二日準偽勅改承奉郎

就差同知順州天眷元年即紹興
八年時劉豫已廢蓋金人所命也

己未執政進呈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

事上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給足國用非所患

辛酉權吏部侍郎謝祖信充徽猷閣待制知潭州祖信既歷論趙鼎落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并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變更此事乃出朕意趙鼎何預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命出守

此據趙鼎事實

時武岡洞首陽三天叛勢

搖荆湖祖信謀於副總管馬擴擴薦武臣張球可用祖信奏球知武岡軍遂擒三天破其巢穴

中興聖政宰臣秦檜乞以上所

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十八章
世人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也
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卿宣足傳後檜請再三
乃從之臣留正等曰人君萬幾之暇寓意翰墨若宋武
帝唐太宗者蓋已鮮矣至於留神經典親灑宸翰游息
於先王之道者未有聞焉太上皇帝奎畫之妙夔絕前
古五經語孟之籍既已筆而刊諸石三年大比又取六
經修身治心之要學別書以寵多士至於左氏春秋傳
司馬遷史與趙充國羊祜等傳分頒臣下若孝經之賜
者不可概舉一札一畫豈徒在於翰墨之間哉蓋將以
道德忠孝化成天下而追帝王之極治者也聖子神孫
仰法乎此則近習佞倖雖欲殖貨財盛鷹馬乘閒暇以
畋獵聲色蠱惑聖志如仇
士良者安所施其智巧哉

壬戌詔大金割還河南故地信義甚著尚慮新復官吏

妄分彼我懷不自安令學士院降詔開諭 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新知宣州汪伯彥為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初伯彥將至國門上謂秦檜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紛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未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既至入見命坐甚寵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後三日遂有是命又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况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

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伯彥留旬日燕見者三錫賚無虛日加賜寶鞍名馬笏帶茶藥等甚厚左奉議郎王慥知拱州慥通判南平軍剛正不苟合勾濤為給事中薦於上得召對秦檜惡之故有是除

甲子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中興後學士三人者自此始

丙寅秦檜奏選人鮮于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

令上殿臣被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

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

皆聚於朝矣參既對遂命改京官

參改官在七月甲午

詔直徽

猷閣史愿賜同進士出身殿中侍御史周葵論福建

轉運判官黃積厚江東提舉茶鹽公事方滋直秘閣新

知處州詹至右朝散大夫新知台州吳說直顯謨閣新

知常州耿自求之罪並罷之

丁卯詔崇國公瑗讀孟子終篇翊善已下並進一官

故承節郎詹慄特贈修武郎閤門祇候用御史中丞廖剛奏也時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已死剛言近年賞罰間有未當於人心者如慄親獲苗傅厥功可謂大矣反得罪以死遂破其家秉哲大索宗室係累以獻於金人厥罪可謂大矣乃得死於牖下謂當錄慄子孫籍秉哲家奪其子孫官以快天下之憤詔秉哲別作行遣餘從之秦檜之官州縣也吳玠為翰林學士薦諸朝召為太學正由是擢用檜甚德之故李誼廖剛連擊徐

秉括莫儔而并無一言累及

已巳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
兵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䟽言靖康之
禍上及山陵瞻望栢城至於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足
以雪此恥而復此讐也恭惟陛下聖孝天立豈勝痛憤
之情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
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討得
無望於陛下乎矧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伏望益修

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徹席卷盡俘醜類告功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

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上默然

何補

龜鑑痛哉張燾之謁陵寢也上問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歎而西京遺民夾道懼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汎掃舊物修車備器以侈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肖胄等充報謝使而已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長安咫尺王曰逆歸故老含泣而望絕黃河嗚咽以流悲檜之內其可食乎此紹興八年九年之

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此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

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珍

寶聚而藏之固已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豈容終瘞伏於地下雖千萬年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及造繩索甚多不知安用此事我豈容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敵人姦

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漠然
不聞臣切惑之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
來自若比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願飭戒邊吏
謹封疆嚴守禦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後
悔又言酈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
疆賦租已竭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
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
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庶首尾相

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其所施行者薄葬之議與簡

省使命以蘇新復州縣及裁損諸使官吏給賞而已

三章

並是月辛未施行今併書之

是日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訃聞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于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

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形便爭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然玠晚節嗜色多蓄子女餌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為固由是蜀人至今思之

玠淳熙中
追封涪王

辛未簽書樞密院事大金報謝使韓肖胄自金國還至東京肖胄初入北境迓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

勅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金人卒不能奪

壬申宗正少卿方庭實宣諭三京還庭實請於河陽延
津胙城興仁徐州淮陽等處與北人計議各置權場以
通有無仍禁止南北人不得擅越權場以止姦盜詔東
京留守司措置未及行庭實又言劉豫深文密網濫及
無辜忠臣義士多被殺戮或因貶竄流落失所望委新
復路分提刑多方採訪并取索罪案看詳其忠烈顯著
之人具名取旨褒錄應犯罪未經除雪之人特與改正

以慰中原人心庭實又言大金割還河南舊地以通和好兩國生靈遂獲休息恩德甚厚陛下明守信義堅如金石臣不復有言竊恐沿邊州縣未能上體德意或招納叛亾或渡河侵擾初緣細故寔搖大事伏望明詔官

吏兵民各守封疆務相輯睦疏奏悉從之

據此疏與熊克所云使還

奏邊事不合指全不同

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

餘日初夏國主乾順所遣鄜延岐雍經畧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因說乾順發兵可以

取陝西五路乾順信之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衆
擾邊乃屬世輔先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掩
至其地擒之以歸乾順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
乾順即益以兵衆命招撫使王樞隨之鼓行而東至延
安延安城守世輔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延
安之人何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緹城見世輔曰始
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世輔詰
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國已還河南地昭出本朝赦

書以示世輔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多識與世輔有舊
為言真詔也世輔即率所部南望拜赦因遂說夏人南
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王樞者反說
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才入境即望闕遙拜言本國主
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焘聞之因與宣諭使周
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且命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護

樞赴行在

此以李顯忠行述能克小歷費士殘蜀口用
兵錄參修但克稱世輔家屬悉為偽鄜延帥

臺宗為所害按此時延帥乃關師古非宗雋也或是師
古入朝而宗雋暫權亦未可知今姑闕之顯忠行述全

文云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無隱自茲無彼我之見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有間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五路兵分捕公之家屬一百口無少長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肝恨不即死以復仇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舍延之卧內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仇楊惻然翌日為公請夏主曰彼能為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礫人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是以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銳數百足矣夏主曰此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揀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俘以自隨掩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諜其三面倉卒惶駭夜叉者金冠鐵面

似夜叉鬼物故號夜叉少選夜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駝
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寔不勇能與我挑
戰乎夜叉問公為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
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夜叉怒揮刃躍馬而前公
豫戒兵騎俟我與之交馳從傍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
馬夜叉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捋其背夜叉身偃公
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
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
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為復讐之舉
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為王師
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講和公知之在夏未嘗一
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
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
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總城見公云
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
之遞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既還侵地國家肆赦安集

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偽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
為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南望拜赦郡人安堵公流
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朝庭及三京既還無所
不回顧勢未可姑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
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強但取
願從者得二千餘人公廊延舊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
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關又於內揀
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說
公歸夏公大怒隨與王樞同時領衆歸朝行狀所云蓋
多緣歸今參取諸書而折衷之趙姓之遺史云初李世
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
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兵政以宰相王樞
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二千騎至
城下問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趙惟清世輔曰金人不道
殺戮我滿家良賤今提夏國精兵為亡者雪冤呼惟清
開門惟清曰太尉自與金人為仇讐何與於大宋而欲

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延安府今為誰守惟清曰大金已割河南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拜恩畢今為大宋守也世輔驚請罪遂束手詔惟清以真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惟清從之門啟世輔入城見市井間百姓懽笑之聲乃知割地事審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即復以心腹數十人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具飲于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全裝被甲列寨下酒三行世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於是世輔腹心人偽擁數人至帳下世輔即起掣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而潰墮坑填谷死者莫知其數天曉世輔招諭得馬二萬餘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太尉威聲著於大金與夏國矣於大宋則未有大功當今之計莫若就馬聚兵長驅直渡河乘勢取河北河東獻於朝廷則歸之為有名矣世輔心猶豫聞

樓焯宣諭陝西將及近境有勸世輔見焯陳叙歸朝之意者或者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則一見樓焯宣諭雖欲渡河不可得已亦會焯以書與世輔遂見焯焯具揚天子德意勉世輔速歸朝廷世輔遂與王樞偕行留馬在陝西後欲起網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為金人所有按姓之所云失於太誇嘗以諸書互考之顯忠說夏國之詞當以姓之所云為正若行狀第以為借兵復仇則蕞爾小國空引強之眾以資降將之私必無此理固不可信也費士幾用兵錄稱王樞止是夏人遣來關中訪尋金人所掠生口而姓之以為顯忠監軍以事考之必是樞與顯忠偕來蓋西人尚疑顯忠固宜以其臣監之也但非宰相耳行狀稱出兵十萬遺史稱發兵五萬按夏國褊小而顯忠之行倉卒恐不能發兵如此之多今但云益以兵眾庶不抵牾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紉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坐傾

險懷姦動揺國計也時紉上書論議和非計故竄之

以此

紹興正
論增修

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入見固辭新命上

批限三日起發且諭迨以速行不然必重作行遣雖與朕有潜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惶恐就道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既還祁州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達蘭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

來謁倫告以宗弼謀誅達蘭倫具言於朝乞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亂 初南平

王李乾德既卒其庶子智之奔大理更姓趙號平王聞其兄陽煥死與天祚爭國大理以兵三千助之謀報智之欲入貢廣西帥臣奏其事詔婉順約回毋得招納生

事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李陽煥死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黎年者乾德妻黨也嘗

子于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與日歷所書不同或成大誤以大理為占城也餘見紹興七年九月乙酉并注

丙子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兼權吏部尚書

丁丑御史中丞廖剛奏殿前司彊刺百姓充軍且言幸此講和上下且得休息惟此一事甚為民害詔諸軍嚴行約束

初撫州兵馬鈐轄伍俊既殺山賊雷進以降遷延不之官而貪暴為閭里患且據舊地將復叛澧辰沅靖有通其謀者詔湖北諸司圖之提點刑獄公事万俟卨嘗檄

俊詣司俊疑不往高語安撫使薛弼曰俊不除將生肘腋之變可辟置麾下徐制之可也於是弼許俊不遣委三州令自擇俊語其徒曰我得州據以叛勝桃源遠矣戊寅趨府謝以卒二百自隨弼執諸座詰反狀誅之因收其積粟以贍軍始高意弼自有其功而弼奏謂與高共謀高以此故德之 臨安府秀州旱

初文林郎李詰既陷偽齊終不肯仕劉麟聞其賢命張中孚以禮招致詰力拒之是月卒於原州後贈詰奉議

郎官其家一人

九月癸未贈官

夏國主乾順薨

是夏金以李鄴為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尚書馮長

寧為東京戶部使自大名至其東京凡五千里命下日

各易服赴任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冬今增入在此

是時金人置司河間

真定平陽太原顯州春州曰錢帛燕京曰三司大同曰

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皆掌漕計

之職金主亶命司馬朴試舉人於燕京得中山石琚

為首

范成大攬要錄云是年出君子能盡人之情

金人科舉之制先於諸州

分縣赴試縣令為考官號鄉試惟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
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河
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
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於燕號
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状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雖下
甲率十三年而轉奉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
兼律義親戚不回避有私者決沙袋其官又有明經明
法童子等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後復置御試於上京

士人苦之多不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之制遂絕

此據洪皓

松漠紀聞附見又與張棟所紀差不同今畧刪潤
建炎三年秋末紹興二十三年春末所書可參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金人地名考證

達賚

原書作達懶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主亶執其太師領三省事
宋國王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充國王宗雋滕王宗英虞
王宗偉先是郎君和什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
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亶伏兵執之辛巳皆坐誅亶下
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刑茲無赦古不

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族連諸

父位冠三師胡為失圖以底不類謂為先帝之元子常

蓄無君之禍心信任宵人煽為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

兵洪邁容齋三筆云宗雋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
妄作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煩一兵群兇悉殄已各

伏辜并除屬籍其文知制誥劉昉所草也洪邁容齋三筆曰紹
熙癸丑金主誅其叔

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

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藩潛引兇徒共為反計自

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

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古富拉

塔奴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

致郭鄰之囚詢諸羣言用是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王男

安春愛新并公主皆賜自盡今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文奉使臨於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骨塞井為之終夕不安寐云 初宗

磐自以太宗晟長子嘗與亶爭位而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寶穆宗英格長子金主亶大父行也尼瑪哈以憤悒死宗戚大臣皆懼禍故二人有逆謀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囚燕京留守彬王宗孟及其子稟宗孟宗磐弟也宗弼又以金主之命徙左副元帥魯國

王昌為燕京行臺尚書左丞相拜簽書行臺尚書省事

杜充為丞相昌怒曰我開國元臣也何罪而與降奴為

伍遂叛欲南歸不克北走沙漠至儒州望雲甸追獲之

下祁州元帥府獄

趙姓之遺史云初秦檜在金中與達蘭相善檜還朝為宰相聞達蘭封魯

王檜欲間達蘭使貳乃令高益恭齋書與達蘭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歸朝檜授以承信郎令齋書賀

達蘭封魯王勸達蘭令就封以治魯地且以為南朝宰相可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冷莊金

人寨取交收文字光世令漣水軍山水寨統領官王勛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據楚州差人

在清河把隘遂殺勛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勛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為人所告金人殺達蘭一族良賤八百

餘口而益恭以烹死此所云與諸書不同燕祝友據楚
州在紹興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誤李大諒征蒙記云天
眷元年四太子到京師呼四輔諭曰都元帥割三京還
南宋何不與吾計議都元帥必有逆謀欺周國朝恐與
南宋別有異圖爾等四輔自今都元帥府應有移軍文
字如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待吾急赴
國朝整會割還土地是時父成在中山府謂大諒曰今
北人疆橫非吾所憂吾慮者副元帥烏珠性剛恐還朝
有異議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行府數違蘭興南
宋和好叛逆甚明已將全族誅廢此所云與諸書大略
相同今併附此

金主封太師領三省事秦國王宗秀為梁宋國
王拜右副元帥潘王宗弼為都元帥封越國王以尚書
左丞蕭慶為右丞相賜左丞相陳王希尹詔書不名肩

輿升殿始宗弼之殺諸王也希尹與其謀希尹即明威將軍達勒達有智略力兼百人宗雋入見達勒達自後執其

手而殺之故有是賜

此以張匪節要洪皓記開參修匯於此年秋書烏舍為左相按天會

十三年秋烏舍已除左相韓企先除右相去凡二年金中雜書云宋王達蘭既隲尼瑪哈又間邇來尼瑪哈之黨復陰說秦王謂成皇是秦王親姪阿固達嫡孫尼瑪哈陰謀決策立之是有翊戴之功可見尼瑪哈忠於秦王父子也秦王省約其言悔宋王調誘禍尼瑪哈之黨秦與宋近緣眦睚之憤復為參商二月間秦王以舊識召烏舍蕭慶復為左揆右轄仍用尼瑪哈子色格爾參知政事據此則可知烏舍已嘗罷而又相匪或脫漏也洪皓記聞有烏舍加恩制在誅宗磐詔書之後今從之張棣金國記世系篇英格長子阿固達生四子宗幹亮

亮之父宗浚亶之父宗輔褒之父宗弼即烏珠英格次子烏奇邁生五子宗慶宗信宗儀皆為亶所殺宗元宗直為亮所殺英格少子薩拉哈亡生三子宗本即尼瑪哈次宗秀次宗憲金之譜系盡是馬餘同姓名雖親戚非本宗按棣所記與他書不同他書散見之而棣有世譜甚詳疑若可信然用金中文字可見者參究之則為抵牾棣以宗慶為烏奇邁長子而無宗磐按金中誅宗磐詔云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則宗磐果烏奇邁長子也棣以宗本為尼瑪哈又云烏奇邁姪按金中誅蕭裕詔云晉王宗本太宗子則宗本非尼瑪哈也尼瑪哈死於紹興七年宗本誅於紹興二十年相去亦遠以宗儀為亶所殺按金中詔本宗儀宗本同得罪乃東昏之時而非海陵之時棣亦誤矣餘見二十年四月末并注

壬午申嚴州縣接送差兵之令時言者論席益罷四川

制帥輦載寶貨以歸不知紀極乃以吳玠步騎數千人
護行用防劫奪邵博之召亦妄作聲勢假卒數百人趙
鼎赴泉州折彥質罷福州各千百人隨逐閩境為之騷
然願各為之限制以裕民力故有是旨

癸未入內侍省都知黃冕為山園陵按行使

甲申詔新疆縣令自今並差文臣自建炎間始置武令
劉豫因之論者以為不學而從政民間被害甚衆故復
用文臣

乙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晁謙之為尚書右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陳正同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秘書省校書郎許忻守吏部員外郎

丙戌東京承平坊耆老寇璋等二百人奉表來賀上臨軒引見賜酒食於明慶寺皆補官賜袍笏冠帶而遣之

熊克小歷在乙酉蓋誤

尚書倉部員外郎賀允中移吏部殿

中侍御史周葵言薦舉之法自古豈能無弊而今為特甚選人用舉者陞改立法之意本欲使監司郡守收擇

人物激揚士行亦使晚進下寮知所以修身臨政以赴上之公舉也今奔競之風大熾請託之弊公行監司郡守以權勢高下為論薦之先後孤寒之士無所求知或貨賂以干其私或諂曲以阿其意僅而得舉臣謂宜增修改官法考任稍增即聽減舉主二員或增至若干考任雖無舉主并許改官如此則恬退之士自有平進之路不復枉道以干人矣所有前宰執及監司郡守舉員却乞裁減仍須具述所舉官實有某事可應舉而不可

泛用八字舉詞庶幾人人安分自修以副陛下官人求治之意所有今來降旨以前已有考第之人若盡改官却恐太濫亦乞下有司照應詳酌施行詔吏部措置後十餘日蔡又言恐吏部以在選調之人皆闡茸之士例得改官未肯措置今若遞增一考減舉主一員謂如三任以上十考舉者三員十一考舉者二員四任十二考雖無舉者並許改官則亦不可謂濫矣選人四任通待闕計之非二十餘年不可大率以二十五歲出官更歷

州縣二十五年則幾五十矣如是而無公私過犯雖其
闡茸亦豈可不謂之安分循理之士哉改官之人固應
有限制宜以三歲改官員數取一歲得中者為額每歲
奏舉及用考任改官者各居其半如不足許通用有餘
即候至次年方許改官如此則不致過有冗濫詔吏部
一就措置時張燾在吏部以為不可行事遂止

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上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未嘗
輕用鞭扑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間仁政即以為筭課者

以聞趙鼎屢勸朕厲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
檜言陛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劫以威不
能苟延歲月陛下上承祖宗之德惟仁政可以懷遠邇
上因歷叙古今帝王治迹專以仁祖為法上又言真宗
時有宮人犯法當誅帝令執付有司陰諭旨笞而遣之
在內足以警衆而於外可以市恩蘓軾元祐中嘗於講
筵進讀退又為疏以進軾用心不易得朕今寶藏之

起居郎林待聘試中書舍人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周綱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蘓攜守太常少卿 右中大夫直秘閣王暉知秦州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為金人所拘

辛卯樓焯至鳳翔府

壬辰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諭使郭浩為鄜
延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趣令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畧安撫使
川陝宣撫使都統制節制成鳳州楊政為熙河蘭鞏路

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
畧安撫使右護軍都統節制階岷文龍州吳璘為秦
鳳路經畧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璘並依
舊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
路偽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為帥熙河慕容洵叛廊延
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便宜命浩等分鎮三路
於是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
有它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

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守要害
逮敵情見力疲漸可進據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
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以浩副焉 護國

軍承宣使知興元府田晟為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
府 右中奉大夫李唐孺陳古並直徽猷閣唐孺為陝
西轉運副使古為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鳳翔府置
司 直秘閣鮮于翰為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公事永興
軍置司 翰未見自 秘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
何階官除

充右文殿修撰直秘閣四川轉運副使張深陞直徽猷閣並為陝西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時樓炤會諸路監司于鳳翔深等皆言宣撫司仙人關河池等處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今幸復得六路所在粒米狼戾軍士多闕中之人得還鄉食賤食人情無不感悅他日使戰誰不樂從川蜀糧運可次第罷矣樞府下其議以行營右護軍精兵八萬餘人三萬人分守關隘五萬人分守陝西委宣撫司立限并老小起發諸州就糧令

下之日諸軍久駐川口其間有屋舍田產經營姻親者則憚於遠戍有出怨言者 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納租外免輸征稅劉豫之僭也租稅並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一戶部言自己之田謂之稅請佃田土謂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乃依舊制

甲午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 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權吏部尚書 詔三省催促刑部將今赦未檢舉人

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請也祖宗舊制每赦降後置者詳編配罪人一司崇觀後不復舉行間有檢舉皆出於一時用事者之意建炎以來未能盡革言者以為弭旱災而召和氣莫先於此故有是旨焉是

日起復右中奉大夫直秘閣四川轉運判官高士瑰令

持餘服

此據本司題名附見日歷無之

乙未申嚴支借移用常平錢物之禁時諸路常平錢有降旨令輸行在者會楚州請以常平錢為奉迎兩宮之

費論者以為常平儲蓄所以備水旱消盜賊為國家根

本之計望依舊法令於所在樁管遂寢前命

是月左諫議大夫曾

統上殿

詔臨汝軍殄寇縣復舊縣名縣劉豫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偽命官換給上曰朕方以天下為度凡偽命者既已寬貸勿問使其才可用亦當拔拭用之遂命都省察院委官如賞功司例是日南京留守路允迪入對命坐賜茶允迪奏乞申嚴行下應干事件並遵見行條法又請本路合置學官處乞從朝廷選

差有學行之人皆從之

允迪出守新疆而所建明如此故具載之

丁酉上為吳玠薨輟視朝時已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

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

世將權宣司日歷不見降旨之日但於此月乙

已書勅會已降指揮令胡世將兼權四川宣撫職事按玠以六月己巳薨去此二十有九日朝廷得報必在輟朝之前而世將八月二十三日庚午至河池在勅會指揮之後二十五日必不如此之速未知六月十三日玠以疾篤乞致仕時已密降此指揮或樓焘在行府先次差權然後降旨當求它書參考

世將自成

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言陛下齋居蔬食以祈雨澤考之典禮惟當

損大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
實不忍既而雨應 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司虢州
隸京西商州聽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虢復隸陝
西至是陝西宣諭周聿郭浩言五路並在秦川之北萬
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為朝廷用商州
舊屬川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
在其北何以制禦况虢州跨河帶山北臨陝郊最為要
害之地今亦屬陝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庚子上諭秦檜曰州郡月樁大軍錢尚有數斂於民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量所入樁辦如有不足悉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為民患

日歷載此無秦檜奏答之語後來亦不見施行當考

監察御史王利用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 是日王倫在中山始聞金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祁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趣行甚遽是晚達祁州

辛丑言者論恤民備災儲蓄之政莫如常平義倉此二

法者雖始於漢建於隋唐其意則唐虞三代不易之美
國朝循其制於其盛時府界諸路所積幾千五百萬斛
天災代有民無流離餓殍由有備也艱難以來用度不
足或取以給軍須至於州縣他費因以侵用比年往往
銷費殆盡甚乖祖宗憫人之意今日經制議者止謂盡
行經畫以應支遣而已至於察其豐凶以謹散斂勸其
貯納以待賑給未之間也大抵有司務紓目前之責不
思久遠之計遂致言者無事預言指為迂緩不幸一有

二三十里水旱蟲蝗之憂言又何及謂宜準舊制更加
修明侵移擅用格奏之令使祖宗恤民備災之政不變
於聖代詔戶部申嚴行下

是日御史中丞廖剛上殿

特進知泉州

趙鼎言昨準告命落節度使自惟罪狀昭著揆之禮法
赤族猶為輕典止從貶秩益不自安伏望罷知泉州投
之散地庶幾澡雪淬勵以副陛下庇護再生之賜詔答
不許 臨安府火

癸卯詔新復州軍遇有合降詔書令學士院請寶訖赴

三省樞密院給發

乙巳路允迪辭行

丙午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知信州

徽猷閣待制知嚴州董弇與宮觀殿中侍御史周葵論

弇嘗以珍玩賂權臣許以從班弇遲其命以事挾持之

遂得詞掖其權禮曹也言者論主伊川之學因以罷去

弇何自知伊川哉今以次對居輔郡畧無憂民閔雨之

意故弇遂罷直秘閣秦梓知太平州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金人地名考證

和什

原書作胡矢
誤今改正

唐古富拉塔

原書作唐括蒲刺覩即金
史之蒲刺篤並誤今改正

安春

原書作按春與金
史同並誤今改正

愛新

原書作阿辛
誤今改正

英格

原書作楊割
誤改見卷二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
誤改見卷一

達蘭

原書作撻懶
誤改見卷一

達勒達

原書作撻撻
誤今改正

烏珠

原書作兀朮
誤改見卷一

烏舍

原書作悟室
誤改見卷一

阿古達

原書作阿骨打
誤改見卷一

色格爾

原書作馮里孛即金史之斜哥此
馮里孛係斜哥之訛並誤今改正

烏奇邁

原書作吳乞買
誤改見卷一

薩拉噶

原書作思改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八月

按是月戊申朔

已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是

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鳳翔東歸

趙甞之遺史云炤倚秦檜之勢妄自

尊大輕忽士流尤鄙武臣陝西州郡多武臣為守炤悉令庭參而退反請通判幕職官接席議事軍民皆駭之初劉豫之時民有訴事者執狀告官無所阻礙炤所到州訴事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達故不能盡得民心炤貪財賄所至厭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奉秦檜之意而已

庚戌樓炤言陝西諸軍冬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
六萬匹上曰蜀士頻言調發凋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
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更能鑄減冗官四川民力
庶幾其少紓乎 詔川陝宣撫司便宜補官限一年陳
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以為三歲大禮蔭補
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而便宜補官一歲之
間乃倍此數今罷便宜聖旨已五年其所換給約萬計
乞限一年庶息姦弊故有是旨

八年三月李誼為右正
言嘗奏此事誼此時為

中書舍人或即其所上當考

壬子起居舍人程克俊為起居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
王鈇為起居舍人 直寶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
事范同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甲寅左朝奉郎張宦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右朝奉大
夫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
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名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
骯髒之習以還西京爾雅鴻臚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

之氣又論議者欲駐蹕渚宮臣愚以為未可願侯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糧益得歲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侯之歷歲滋久河潼置庶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故鼎於天邑可也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冗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今天塗未夷國步方梗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即其所深異者觀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

敗磔犂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
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
昔遂下所奏三䟽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上將用君君
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荅翼日遂有是命

譚篆撰
汝礪年

譜云有旨欲用公為中書舍人公至中書見宰相宰相
曰上即欲用公公宜與時高下切無妄言先是公方至
都秦丞相使人謂公曰鄉在圍城中公首論不棄地未
論不拜偽楚皆足以起發某某之有今日公與有力焉
且公自是前輩東南士大夫皆知公之文章矣此行但
少鯁正畧相附和則美官厚祿何所不為公慨然嘆曰
是欲鉗吾之口刺吾之舌矣吾豈要曩日之功於丞相
哉某既謁天子儻有所見安得而不言於是丞相聞之

遂大忌公翼日除駕部郎中命下縉紳大失望公無所
怨居久之蜀人蘇仲虎給事馬濟川侍郎勾龍行父中
丞指訪公曰比見除目與先日上旨不同士論未厭廟
堂意謂公必有異論願善處之按汝礪自尚書郎勒停
復起為郡今纔召對便除中書舍人恐無此理又勾龍
如淵今年二月先已罷中丞提舉太平觀此時實不在
朝安得見除目也況汝礪三劄皆殊
不犯時諱秦檜何為大忌之今不取

乙卯樓炤奏以武臣楊順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上曰
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
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
諭諸帥翼日秦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上曰堡塞最

引疾求去馬

汝嘉是月
癸亥奉祠

辛酉給事中蘓符言已分屯吳玠軍馬乞罷免四川對
糴米脚錢等上曰四川自兵興以來橫歛既多民不堪
命可令胡世將張深相度蠲減以蘇民力 吏部員外
郎徐度言新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
令佐其所職業最為近民尤當慎擇其應格法人更令
長貳銓擇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
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秦檜等曰守令皆親

民官欲今後縣令並依守臣到堂上曰卿等若親加銓量察其人物觀其議論亦可見人才大畧也

壬戌詔東京留守同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當行大禮上以渡江後所作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馬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間行秦檜欲集議上曰且依近例行明堂禮可也

癸亥司勳員外郎李公懋言昔東晉之在江左也控扼上流皆用名臣重望一時偉人如陶侃庾亮輩中間數

更危難卒賴其力近者朝廷選用羣臣既享厚祿即擇善地如江浙福建安閑之處從官典領比比相望危遠險難即以無聞之人當之在陛下寵遇實為優恩而羣臣報稱不無慚色今者陛下聖德所及拓大封疆恢復故宇大江南北俱為內地上自江陵下至九江欲乞朝廷選擇一二從臣參處其間輔臣進呈上曰朕用人才初無內外之間士大夫既為近列多擇善地至兩淮新疆輒復固辭今後差除擇其避事辭難之人重行黜責

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使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從所請也

事祖見是月庚申

尚書右司員外郎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甲子言者請申嚴冠帶之制俾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詔禮寺討論申省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故論者及之然迄不能改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二十六年二月復

申嚴之

丙寅京東淮東宣撫制置使韓世忠言金人誅戮大臣其

國內擾淮揚戍卒及屯田兵盡勾回世忠意欲乘虛掩襲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盟好若乘亂幸

災異時何以使敵國守信義遂不從 翊衛大夫貴州

團練使范綜知金州

日歷不載綜前銜按綜紹興六年七月癸巳以此官再任知綿州

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知洋州

日歷亦無俊階銜此以興元知

府題名
修入俊仍兼四川宣撫司中軍同統制

戊辰故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特贈正任刺史

官一子以經畧使趙彬上其忠節也

事見紹興元年二月末

已已詔陝西諸路自祖宗以來行使鐵錢昨緣廢齊毀棄不用遂致公私交易不便可依舊仍與見今錢引相兼行使

庚午給事中蘇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充副使尋命各官其家一人

九月甲午降旨

監察御史何鑄

為殿中侍御史 是日四川制置權主管宣撫司職事胡世將至河池時簽書樞密院事樓炤既離鳳翔陝西三偽帥懷不自安掠取官私財物為入覲之計右護軍

都統制吳璘等言於世將曰金人大兵屯駐河中府只
隔黃河大慶橋敵馬日日放牧河南騎兵疾馳三五日
可到川口吾軍就糧散在陝西緩急不能追集關隘經
年不葺川路糧運斷絕此存亡危急之秋也今朝旨不
得輒遣間探敵中動息不知璘等家族所不敢顧國事
竟當如何世將具奏曰臣伏見國家自景德以來與契
丹通好而河北之備益謹治平中敵人微有爭端稍嚴
外備而重於改作臣之曾祖先臣宿為樞密副使建議

以謂今日之計莫若外固和親之形內修守禦之備當時不失備禦卒以無事今朝廷方與金國講和梓宮將卜於陵寢兩宮復還於行闕南北之民各獲休息實天下大慶至於備禦之事臣願以祖宗為法固不害為百數十年盟好也大軍屯蜀十有餘年四路供餉民力困竭今恢復陝右所產穀麥至廣出兵就食鎮守重地誠得其宜兵雖分而備不可弛於計實為兩得秦地形勝精卒良馬之所自出實軍國之根本然即今諸軍衣食

仰給四川則蜀又為陝右之根本況蜀地居吳楚上流
號為富貴敵人欲取久矣特以重兵保險終不能得志
今日分兵宜使其勢與蜀相接不惟保蜀所以重上游之
勢川蜀非昔日之比昔時河東為邊境與蜀風馬牛不
相及今河中府浮橋之北便是敵境陝西收復之初朝
廷固宜昭示大信至於我之為備豈可不講和好須自
治得策然後可固若守禦不嚴敵得輕我動為爭端非
所以固和好也今既不遣間探恐妨和議敵之動靜一

切不知若又分兵太遠守禦不密萬一有虞敵以精騎馳突自河中不數日至川口比至追集軍馬決不及事徇諸將之說則欲坐食四川之糧免遷戍之勞人人一辭固無足信而士大夫與凡有識者之論則謂兵不可不出出不可太遠此折衷之說臣近據秦鳳路兵馬都監賀仔稱在敵中有薩里罕郎君與近上心腹人黃職方三年前為仔言金國王子議論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不覩三五年南兵決來作主道路已知子細一

發上去決取川蜀并據宣撫司幹辦官成希靖繳到紹興五年上都督張浚劄子稱希靖料敵人之謀以國家阻江據險彼之騎兵非所長之地近年屢戰屢北終不得志彼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佯北以誘吾之進遺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此詭道圖我川蜀一落計中為害不細臣以謂賀正之言雖未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如其言則我

之為備正可以伐謀朝廷今以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衆論皆謂得人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寶雞多屯軍馬遇有緩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帶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所保仙人關昨金人以本國勁兵及五路全力攻犯大敗而去地利如此規模具在臣以謂未宜遂廢欲乞量屯軍馬將一帶關隘常加整治魚關倉見在米斛不

多水運艱苦卒不能致欲乞常棣留一二十萬石以備

緩急

世將此䟽係川陝大利害故全載之熊克小歷稱世將八月戊申朔秦除楊政吳璘事而費士戩蜀

口用兵錄乃云世將八月二十三日至河池蓋差二十餘日今從士戩所記附此克又稱世將為宣撫副使亦

誤世將除宣副在九月六日癸未 璘時新除秦鳳經略使於是止以牙

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山寨備之

辛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胡交修兼侍讀 工部

侍郎王次翁兼侍講 武功大夫開州團練使杜平知

原州關陝之陷也平自知原州沒於偽地金人以平知

鳳翔府累遷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至是樓焯以便
宜命平守故郡許之平言世受國恩既喪忠義無顏復

臨吏民乃以平提舉台州崇道觀

早得祠在
九月辛巳

癸酉戶部員外郎孫邦言私酤條已免拆屋茶鹽尚有
籍沒法亦乞蠲除上曰法若果弊固不可不亟改若行
之已久無甚大害且循祖宗之舊可也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既對遂有是

命 詔知晉寧軍折可求兼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
事措置興復麟府州用樓炤請也 初金人欲得王威

趙榮

事見正月丙申

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不忘

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
復中原望耶檜慚且慮世忠沮遏乃令榮威自六合趨
淮西而去至是檜奏外間頗有異論於是詔以榮威屢
抗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榜諭中外金國越王宗弼得
之復以榮為將

丙子直徽猷閣江浙等路經制判官霍蠡罷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才半歲難責以近效統三上疏論上未許至是統又言經制司所創官吏種種多費校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夫經制所總之事戶部本職臣已嘗具陳不復重言若以謂監司州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欲以按察即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所以轄州郡立省部

所以轄監司祖宗之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之職亦可廢矣又自置此司以來所謂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贓罰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蠹又擅將官錢三十萬貫借軍中不顧朝廷大計欲望其按察諸路監司州縣革積年之弊臣竊料其必不能也若巧作名目以取於民徒為國家斂怨基禍以此為術其誰不能望先次罷黜遴選能臣以司邦計詔戶部措置

蠡與外任既而蠡乞奉祠乃以蠡主管台州崇道觀

蠡得

祠在十月乙亥

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知單州

詔成州同谷縣稅戶趙清臣旌表門閭本州言清臣孝友嫻睦著於鄉里政和末其母張氏病清臣割股肉以進母疾遂安諸姪請析居清臣訓諭不從因閉戶不出號哭者累日產業皆取其棄餘者妻邵氏病其子鄉貢進士廷彥復割胷肉為羹以進紹興初清臣少子惟禮有疾廷彥夜禱於天乞損已壽以增惟禮既而廷彥危

病惟禮被髮以禱亦如之數人皆尋愈清臣中子忠訓
郎和亦孝謹邵氏疾再作和割股肉啖之父子兄弟孝
友相尚萃於一門宜褒獎故有是旨 命常州津遣通
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補修奉元歷以史館修撰張燾
等言重修神宗正史歷志備檢閱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伊瑪

原書作拽馬卷一百四十八又作洩馬並誤今改正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唱誤改見卷十一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九月戊寅朔尚書右司員外郎魏良臣為左司
員外郎 司農少卿陶愷為右司員外郎 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
弟之讎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鄙延特放罪後四
月引對便殿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

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顯忠換給日歷不書或是

樓始行府便宜所命也按日歷顯忠待罪及朝見並不帶持服字今乃云特與起復或是因上殿乞解官當考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以顯忠為本軍統制官

上不許

顯忠行狀云公與韓世忠同鄉里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

才非韓所能服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

靖康建炎之

間世忠已立功為觀察使而顯忠尚未官且年小於世忠

二十餘固非其儕匹也顯忠既歸朝繼為劉光世楊存中軍中統制而世忠視存中為先達且威名年位又皆過之

存中能服顯忠胡謂不能服之哉蓋自趙鼎再相朝廷漸欲易置偏裨秦檜又忌世忠故不欲驍將畀之耳行狀緣飾而云蓋非其實

已邛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恂為德慶軍節

度使提點皇城司恤副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使金國
歸故有是命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范同論私
鹽窮究來歷之害以為州郡徒刑殆無虛日深可憫惻
臣嘗詢究利害而得其詳蓋比年以來亭竈煎鹽起止
火伏之法盡廢畧無稽察致亭戶私煎莫知紀極雖許
額外煎到鹽賣納入官而官價低小校之私賣不及三
分之一又場監乞覓減尅遲緩艱阻坐罄貨糧如是則
私賣與官鬻孰利欲望命有司講究先革私煎之弊其

次斟酌煎鹽實費立定適中價直仍關防場監之際勿
令循蹈前轍庶幾亭戶所煎有限縱有賸數不歸於私
而以輸官為便非特法行禁止囚繫漸少亦使利歸於
公上國計不為小補詔戶部措置 閣門祇候吳益為
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承信郎吳蓋為閣門祇候

辛巳左朝請郎劉化源左奉議郎米璞劉長孺並轉兩
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新鳳翔府府學教授陰暉特改合
入官時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不汚偽命化源陷金

十年不屈長孺當劉豫僭逆嘗致書勸豫轉禍為福為

豫所囚臣嘗召至本府並欲津遣赴行在而璞苦風痺

右足幾廢化源長孺亦皆老病不任道路乞並轉官與

官觀差遣

璞化源初見紹興元年三月
長孺初見建炎四年九月

又言焯亦是陷

隔以來守節不仕之人乞更賜褒擢故有是命先是宣

諭使周聿亦上璞化源忠義於朝詔赴行在八月會焯

出使遂就進官焉其後金人復背盟長孺知華陰縣不

屈而死

化源等除日以林待聘外制
集修入日歷不如是之詳也

壬午左朝奉郎鄭億年言有收到祖宗諸后御容五十餘軸今被召入覲見在舟次乞令臨安府差人奉迎入內從之億年之過常州也守臣直秘閣王縉不為禮且面詰媿之既至行在秦檜復以億年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繼欲復億年偽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榻前面折之乃止

此以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修入明年正月甲辰億年竟復資政

殿學士

癸未樓炤言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軍興以來叛生

科敷悉行蠲免凡八十餘萬貫石上曰四州久屯大兵
不無科湏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遂可愛養
民力矣上欣然喜見於色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茶
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
著令仁宗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並緣獄不至滋
蔓可速令省部相度後不果行熊克小歷載此事
在九月丁未蓋誤給
事中蘓符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資善堂翊善樞密
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

府胡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嫻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武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公皆拜謝初資政殿大學士張守

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和買
罷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
為月進且曰虞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
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至是
成都闕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上曰張守素弱豈堪
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

此據趙姓

之遣

履政大夫萊州防禦使知河州白常為涇原路

馬步軍總管 起復武功大夫博州刺史熙河路馬步

軍副總管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使魏玠知河州兼
主管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 翊衛大夫和州防禦使
熙河路兵馬都鈐轄行營右護軍右都統制軍馬李師
顏兼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司公事 武經郎吳濬
充環慶路兵馬都監濬草子也在陝西用樓炤請而命
之 權戶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
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為言臣以為
不然聚歛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理常賦以足國裕民

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寢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墾無遺利督賦欲輸無逋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

此者宜悉令條畫以聞從之

熊克小歷載此疏於紹興十四年按謙之明年閏十

月改工部十一年九月罷十四年乃在撫州不知克何以差誤如此

甲申左朝散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馮楫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劉一止並試給事中左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李誼試工部侍郎

兼職並如故舊制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為序至
是一止審於朝乃詔一止係自中書舍人除授序位在
檄之上焉

是月壬辰降旨

右通直郎張汲添差通判衢州汲

孝純子上召對而命之

乙酉故同州觀察使李永竒特贈鎮西軍節度使永竒
妻令人蒙氏特贈安化郡夫人以其子顯忠歸正故也
於是顯忠弟左武大夫沂州團練使世壽武顯大夫博
州刺史世延修武郎世武姪忠訓郎師道及顯忠之子

秉義郎師政各贈五官

永奇乾道初
賜謚忠壯

丙戌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

大宗正事士儂封齊安郡王以朝陵還特封之也

日歷
無此

今以會要及中興
玉堂制草修入

戊子樓炤言永興軍保福院有姓張人自稱趙王上皇

第五太子係杜玘璉皇后之子小名仲山年十九本軍

已差官祇應日為給食契勘所供年紀稱呼詐偽不實

已下本軍根勘詔趣具案以聞直徽猷閣利州路提

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為永興秦鳳等路提刑兼提點弓箭手措置營田又以行營右護軍統領樊彥知洮州賀

景仁知邠州向洌知鄜州皆用樓炤請也上曰炤經理

關陝每有奏陳頗合事宜兼為朝廷得此人材以濟國

事尤可嘉也

利路提刑題名宋萬年八月五日赴樞密行府取稟差充永興秦鳳等路提刑在此

前已月餘蓋炤先除而後請也景仁洌前銜未見當考

秘閣修撰新知單州柳

約知蔡州左朝奉郎葉夏卿復直秘閣知單州 詔左

承奉郎高穎令引對穎河南人宣和末中進士第金豫

之際隱於民間樓炤言其忠義上召見遂以為國子監丞

己丑詔諸軍舊帶大河以北差遣之人並改帶河南州軍差遣行營右護軍後部統制兵馬李永琪知鳳翔府秦鳳路兵馬鈐轄孫注知成州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饑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

官無所閱法至良也熙寧初王安石修水土之政與筦
權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
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水田利皆俾提領遂為民患
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
諸路苗役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創多取諸
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
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有詔委頤浩等詳議
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槩斥提舉官不可

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提鹽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圖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卯樓炤奏以修武卽閤門祇候知同州郝抃知陝州富平之役抃以慶陽叛至是用之上覽奏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僚檜曰係舊差文臣上曰武人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還州郡久陷金隸尤湏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非武臣之所任

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還威柄承議郎蔣汝翼知醴州汝翼以進士得官建炎末為文林郎知成安縣陷於金積遷至是官河南初復汝翼赴行在待罪詔與合入差遣遂有是

命

汝翼放罪在今年五月丁亥

詔今後諸軍不許代名

事見紹興

六年以言者論自都督府隨宜措畫以來冒名竊祿者不知其幾乞加釐革故也涇原路經畧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望許臣入覲闕庭詔俟

春煖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遺川
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
孚等初不曾拜却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
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
渡河如何措畫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為秦鳳腹脅之
患內外相應必來擣虛我軍既守家計安能遠出接戰
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姦謀所繫非輕世將即具以聞且
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

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癸巳左迪功郎王從一改合入官依舊太平州州學教授從一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浚明知亳州

乙未工部侍郎王次翁權資善堂翊善以蘓符出使故也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韓公裔特轉行右武大夫

明州觀察使上以公喬給事藩邸及今三十餘年積勤勞故有是命 故成忠郎盧大受特贈修武郎官一子以紹興初結集忠義欲解慶陽之圍為劉豫所殺故也

事見紹興元年四月

川陝宣撫司以便宜增印錢引二百萬道

應副陝西使用時右護軍之移屯者當用糴本錢四百三十萬引而計司乏糴本錢乃有是請焉

丙申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蘓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為名以孫禮部侍郎符援范鎮家賜剝例有請故

也

戊戌張洵知同州

未見前銜

拱衛大夫威州防禦使溫濟

勒停南劍州編管濟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提舉

一行事務以其徒左武大夫耿著陰事告於朝語連韓

世忠故有是命世忠意未快連上疏奏濟狂惑犯分罪

惡顯著乞遣至軍中詔濟移萬安軍編管

王次翁叙紀云濟以世忠

陰事來告上命黜居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至軍中詞甚不遜接濟先貶海外十一年七月乃移潭州叙紀誤也移萬安日歷不載今以世忠奏狀修入林待聘外制集左武大夫耿著擢人至死降五官軍前自效恐即是

此事當求
他書參考

己亥太尉東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

鎮江先是上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衆五千

七百餘人南歸

熊克小歷稱仲荀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而樞密院勘會指揮乃云仲荀將帶

東京官兵五千七百二十八克恐誤

上謂秦檜曰仲荀善人也但馭衆非

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

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臯

才具上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臯嗜酒未可馭衆時

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辛永宗與仲荀偕來上亦以其誕
謾不可用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最蒙眷
寵上曰朕何嘗喜之如道宗更不循理亦不可用既而

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雷仲代將其兵從之

奏雷仲管鎮江軍馬

及上稱舉先未可取衆乃十月戊午事今併書之

庚子故中大夫直龍圖閣趙叔近贈集英殿修撰以御
史言叔近有功於杭秀之民不幸死於亂兵望量加褒

恤故也

事祖在建炎二年

辛丑詔東京遠來宗室子年及二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旨用魏悼王五世孫慧之等請也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使還入見聿言陝西旣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四萬有四塞之固居天下上游可謂彊盛然陝西陷偽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支一隅今纔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

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並招
弓箭手土地肥美邊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
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
命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然所屯之衆皆四路忠勇
之士吳玠教習已踰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
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
望訓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如敢違命必罰
無赦熙秦兩路如有散亡亦當加以不能存撫之罪聿

又而陳所過州縣遺民見之皆懽忻鼓舞屬戶有感泣者乙巳宰執奏事上以語之秦檜曰此祖宗仁恩涵養而陛下純用德化故為夷夏所歸上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嘗笑趙鼎舉劉麟之語曰我能嚴刑故州縣無不畏聞江南只是尚寬鼎因勸朕立威以馭下是不知為天下者豈可不尚德而用刑也乃以聿所言令川陝

宣撫司措置

小歷云檜等退而竊歎曰唐太宗不聽封德彝之法律而用魏徵之仁義故能成貞

觀之感上於聽納同符太宗矣

權刑部侍郎陳橐等言右迪功郎李

卿諳練刑法請以為大理評事許之言者論卿以特進名授官年踰六十又非試中刑法之人命遂寢

乙巳左文林郎黃魯子特改合入官依舊平江府府學教授以薦對也

丙午左朝散大夫董濬知興仁府 左朝散大夫余應求為福建路轉運副使 陝西之陷也武翼郎涇原路第十將王忠弼沒於偽齊積官權秦鳳經畧使朝廷因命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奉寧軍承宣使知德順軍

節制涇原路山外諸將軍馬至是忠弼繳納偽命乞放
歸田里詔速令換給仍賜詔諭之 右通議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劉阜民卒於湖州

日歷不見贈官會要
本門亦無之當考

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時金人
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
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魯王
昌宋王宗磐之徒皆被誅二帥久握重兵植黨滋衆今
則悉為亡命保聚山谷官司不能制 金人罷諸路酒

務賣於民間監官月督酒戶輸錢於官初金人右選入
仕之法自初補閣門祇候至率府率凡十四階止許調
征權之任每月折支十千金籍移易庫金自贍而已至
禮賓副使始理親民資序乃有廩祿及是罷之失職者
甚衆

冬十月

按是月
戊申朔

庚戌尚書司勳員外郎張宦為監察御

史初吏部功賞難於覈實吏得舞文為姦宦因陞對力
陳其弊以謂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

總括舍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畫一之
政請自今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
者著為定制人以為當

宦八月甲寅除勳外未知何日
陞對日歷十月戊申張宦面對

當即是
此日也

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祖宗故事詔中
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
免招權之謗上亦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祕書省正字朱翌范如圭並為校書郎翌仍兼實錄院

檢討官如圭仍兼史館校勘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
王倫始見金主亶於御林子倫致上命亶悉無所答令
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
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
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昨者簽宣蕭哲以國書來許
割河南歸梓宮太后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
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權尚書刑部侍郎周聿改戶部侍郎 太常少卿

蕪攜權刑部侍郎 權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充
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
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
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
也燾其敢辭上大喜遂有是命上諭檜曰燾雖安撫一
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寬民
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駕部員外
郎喻汝礪面對漢文帝光武嗇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

之力所以為後世計者至深遠也自漢以來屯戍轉輸
歲與敵角者其費不可勝支唐之謀臣日闢天下之士
以弊方鎮而唐日以微今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
權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固知生事徼功之臣流毒
遂以羸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臣之區區尚願陛下申
飭邊吏毋隱姦毋顛利毋徼亂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紓
吾民嘉惠汝礪又言臣嘗謂忠義之士如玉鎮大寶故
為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為之防粟糧漕庾以為之

備良士選卒以為之戰而徵忠義之士以為之守是委社稷而輸之敵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夫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禍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歲月荒老無所訂正伏願申詔史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為死節之士復撫近日樓焘之所蒐訪周聿之所論薦者書之為守節之士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仗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詔送史館

甲寅詔溫福州奉迎景靈宮神御別聽指揮先是有詔奉迎神御至吳興而浙東諸州鑿山拆屋剏造次舍言者以為擾故暫罷之是日樞密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閣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還慶所獲夏人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樞至境上

明年三月所書
夏國事可參考

己未上諭大臣曰陝西新復州縣已放租稅三年四川
大軍移屯亦蠲軍賦不少惟階成岷鳳未知寬恤可與
免租稅之半以裕民力 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兼資
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職如故

庚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焯自陝西還行在焯乞罷政以
奉親上不許 敦武即鄭涓監潭州南兵廟仍賜銀帛
一百匹兩以周聿言涓頃知定西寨守節不屈也

事見
紹興

元年 二月 尋又詔所居州津赴行在

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卒於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聞彥之喪皆即佛宮為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為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破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需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畧也戊辰慈寧宮成宮依山為之供帳皆備上召秦檜等入觀 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用臨安守臣張澄議浚運河而兩浙漕司調夫甚

衆勝非上疏論其害即日罷之因引疾求去章六上乃有是命

己巳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知徽州藻閑廢累年以詔旨成書復命出守

庚午詔新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令引對燾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繇民力凋敝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俟至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

悉委卿措置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應民間一利一害先次罷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霑實惠上皆可之燾又言國家自軍興以來十餘年矣日不暇給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况來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載得非陛下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閒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為務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前是之蜀者例皆舟行

至荆南則舍舟遵陸燾行至鎮江上奏曰主和者達蘭也今為其姪烏珠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以往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至河池與胡世將共議邊計上許焉 陝西轉運副使姚焯直秘閣焯隨樞密行府出使

故就用之

焯以七月壬辰除陝漕未見前銜林待聘集有制詞云比繇樞屬留使關中而樞密院官

屬題名無焯姓名蓋行府官屬也

詔右修職郎陝西都轉運司主管

文字王湛令赴行在湛商州人畧通書史多機數避難入蜀守將邵隆亦在蜀中湛屈已事之隆知商州湛亦

隨歸漸補以官至是用樓焯薦召

此據徐夢莘會編修入夢莘又云隆料金

人有歸河南之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授湛使詣行在湛改為已文以見樓焯焯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焯大驚以白秦檜檜喜薦湛改官為樞密院編修官隨焯往陝西宣諭按夢莘所云與史不合今姑附此或是隆料金人復取三京因湛召還授以此策而夢莘所記小差更須參考

辛未詔萬壽觀使高世則令赴行在供職秦檜引之也

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充徽猷閣待制知湖

州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提舉萬壽觀

充實錄院修撰秦檜薦俱領史事故有是除俱以疾不

至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為四川都轉運使兼陝西都轉運使專管熙秦兩路汝嘉辭不

行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岑降充徽猷

閣待制初右廸功郎吳伸之上書請減劉豫也

事見紹興三年

岑為秘書少監以書譽之至是有刻吐金集本者實伸所上疏而岑書在焉秦檜奏伸書有斥聖躬之語不可

傳播恐流入外境乃令臨安府拘收

今年九月癸未

岑坐降職

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

永宗落階官為蘄州防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永宗在京畿惟尋訪古器及宣政間宮禁舊物搜求美女而已每巡歷州縣專務苛擾民有冤抑不能赴愬

既去則人唾罵之

此並據趙姓之遺史

甲戌監察御史陳淵守右正言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乞賜告省侍於明州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今炤可給假

迎侍秦檜曰陛下愛親之心施及臣下臣等不勝感歎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
賴尚節氣鄉人號為潑李三山東陷寶聚衆數百人謀
殺濮州守不克脫身南歸朝廷以方議和不之用會飛
入朝寶以鄉曲之故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未之奇也
寶怏怏乃與其徒四十餘人約日渡江北歸事露飛盡
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之繫於獄凡
三十九日會得邊報飛釋寶問以北事實寶願歸山東會

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還偽地募得八百人赴飛軍
飛乃假寶閣門宣贊舍人統領忠義軍馬屯龔城 金
主亶復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鄉
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
遣副使盜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
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達蘭

原書作撻懶
誤改見卷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朮
誤改見卷一

